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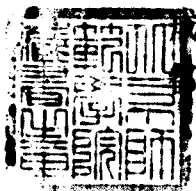
丁治棠紀行回神





丁治棠紀念冊

四川人民出版社
一九八四年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03333

1003333

责任编辑：周道贵

封面设计：文小牛

版面设计：李明德

丁治棠纪行四种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二三四工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6.25 插页2 字数140千

1984年7月第一版

1984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450 册

书号：11118·119

定价：0.80元

序

张 秀 熟

当我在少年时期，即喜欢读游记，视为文章妙品。年事渐长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，渐渐对陆游《入蜀记》、范成大《吴船录》一类日记体裁的游记，倍感兴趣。因为从其中不但可使我卧游名山大川，五湖四海，并且对古今行政区域的沿革，水陆道途的变迁，农工商业的发展，以及政治隆污，人物盛衰，文教升沉，风俗移易，直至上天下地，罕见殊闻，无不从中可以窥见。加以作者又系亲身经历，亲见亲闻，目的不过记录以备遗忘，非为著作传世，更具有高度征信价值，可以作正史辅翼，可以充实地方志内容，可以检验稗官野史的是非得失，更重要的还可从中借鉴到处理事物的可贵经验，探索出开辟资源、发展经济的资料线索，只要我们善于钻研，便可体验到开卷有益，古为今用。

十余年前编纂《四川省志》时，得到刘光第于清光绪九年（1883）由北京经上海回四川富顺每天所写的《南旋记》，恍如亲见当时万里襄区的活的侧影，反映出整个社会面貌的腐败，清王朝的接近衰亡，感到可供治史者参考。一年前，西南师范学院戴蕃璠教授又以合川丁治棠先生清末四种游记（其中一种为诗）手稿见示，粗阅一遍，即使我惊为在我所触目过的旅游日记中，应以此稿为巨擘，不但史料丰富，善恶巨细，记录翔实，而且文采

斐然，又可作文学欣赏。因介绍给四川人民出版社，并如上略述缘由。时一九八二年十月望。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张秀熟	
卷一 初度入京记·····		1
卷二 纪行杂诗·····		51
卷三 往留录·····		75
卷四 晋省记·····		139
附录		
仕隐斋丛著总序·····	谢无量	185
丁文简公著日记三种序·····	戴蕃璠	187
纪行杂诗跋语·····	丁禹孝	189
丁文简先生传略·····	刘放皆	190
校点《丁治棠纪行四种》后记··		192

DD32/33

卷一 初度人京记

光緒五年，己卯歲，十二月十四日，辰刻，携雇工刘彩，自合州城起程。門人李時雍、雷載陽、侄玉書、映六送至鴨嘴上船。船主孟姓，挈眷住舟，夫婦善敬客。巳刻開頭，過牛鼻、溫塘二峽，宿北碚場。淡月昏蒙，盼峽山隱隱在霄漢。有燒拜香者，緣岸過，張燈擊鼓，唱佛偈，聲高入云。近三更矣，就枕清睡，較旅館安便。是日陰。

十五日，朝曦射水窗，峽山如畫，晴江澹澹，舟人放棹行歌。上風起，我舟逆風行，寒飈刮目，不能正面視。出觀音峽，江天開拓，沙平岸闊。抵李家場，孟船主家焉，起煤提載。俄開帆，至香國寺，水驛燈紅，搖曳江面。對江下視，燈密如繁星，則渝城也。抵柴灣維舟，塞而進，棚葉窸窣有聲。沙洲空闊，往來無人影，柴捆數堆而已。河街報二更，倚榻臥，聞鄰舟語聲啾啾，漸引入黑甜矣。

十六日，在舟晨飯，船主勸酒肉良殷。携刘彩，挈行篋，到打銅街崇發公紙號，看李平甫，洩向云豐泰兌銀入京。免費平水若干兩，俱平甫經紀。旋命刘彩出城，雇下宜昌船。親到府街買紅呢風帽。還號內午飯，陪坐者，仇、王二客。飯畢，刘彩報雇楊姓船，名辰舶子，价廉而速，便安排長行矣。仍飭刘彩由臨江

门到原泊处，提行李过载，已乃收兑票，辞平甫，肩舆出朝天门。逮予到，诸物俱布置停妥，俟予登舟耳。船四舱，已住第二舱，旁容两榻。先有江西郭献臣（从九）占第三舱，郭豁达，乃久游宦者，共夜话良久。是夜，天宇四垂，月白如昼，两岸船舫，离离可指数。卖橘者三更后犹有声。舟犬狺狺吠不绝。清极无眠，鸡三唱方合眼。俄闻沙汀人语，曙色满篷窗矣。

十七日，晏起，沙岸人立如麻。一天晴日，严寒顿减。傍午，有幕客童君芸农来，占第一舱，我舱为所翳，出入颇迂。午后，遇邻舟灌县徐君、郫县范君、干君，俱北上举子也。邀过伊舟，订宜昌赶轮船之约。返舟暮，听郭献臣谈宦途甘苦。是日研朱书会试旗，挂竿上，防盘关狡折也。

十八日，阴，催船主开头。有方某携眷来，占第四舱。客齐，童君书旗竖船首，并前郭君旗而三，翩翩江浒，足壮行色。已刻，买蒸饼，当早餐。船主放纸炮开舟，如鸟出笼，心目一快。桡声咿哑，旗影飘萧，舟子欵乃助势。两岸人家，渐移渐远。回顾渝城，若隐若现，作依依送客状。过头塘，旅店数间，如旧相识。从此境渐生，兴渐高，倚船尾寓目，恐景物之罅漏也。离头塘数里，右岸凿大石佛，身丈六，面江视往来船。上建寺，颇壮丽，左岸有小场，名梁沱。春夏时，广船泊此避涨。冀场石桥，功甚伟。舟数转，见高山从右来，与左山连缀，横障江心，不见下流去路。近视之，秀削不粗，茅柴满山。山腰煊铁，烟腾腾冲霄汉，如白龙起苍莽中。两山关锁，汇巨沱，烟火数十家，排衙署，渝城关验在焉，名唐家沱。泊岸验关。左转出小峡，名铜锣。峡口一沱，与唐沱等，有市名鱼嘴沱，因水号之也。出沱见丛石巉巉，矗立江心如镜台。浦溆铺鹅卵石，凿凿无际。江风起，旗尾猎猎北向。忽一山从右岸渡江，抵水涓不陡，

岫头与铜锣峡似，而端厚过之，地名温家沱。又一沱也。暮色远来，微茫中现巨镇，市灯明灭，帆樯无算，乃巴县木洞镇。镇上头柏林围绕如佛寺，即分司署。泊岸宿，行街一过，烟馆数十家，卖番豆蔗糖成行，通盖竹瓦。水发时，便移上后街也。方渝城开舟时，干君、徐君、范君船，后时开，两舟先后连缀行，同抵木洞镇，虽隔舟不失伴也。同舟童君，丐殊卷去，渐亲密。计程行九十里。

十九日，天微雨，由木洞开船，起夔面，已离镇数十里。有小场名太红缸，人烟疏落，起小山作峡势未成。行五十里，到洛碛。又二十里扇背沱，石梁数层，中矗巨石，形奇而正，名养蚕堆。下二十里，长寿县。城踞山巅，一路人家，下接江濬。文庙位岩阿，有别致。水口镇北塔，县之文峰也。岸山交牙如小峡，江流之玄而下，屏山突锁中流，县之人文富寿系此。右折入峡，不知名，有烧石灰者，炉烟高起如絮絮。峡门汇巨沱，石堆塞其口，小石叉峙，界水分流，中一石肖鸡形，名金鸡碛。下即百丈梁，青石绵亘，阔分江面之半。两岸峡势未已，云雨杂沓，竹树葱茏，尽处忽成巨沱，石壁镌佛象。立大镇，河街横直如丁字，名石家沱。出沱有山如拖枷，外翼尖峰，建佛寺，林岫如画，名赛丰都。时午正，山云叆叇，雨点沾人，入舱窥大致而已。过蔺市，造大石桥，名龙门。空嵌甚巧，费千金，未竣工，以下乱石堆垛，成梁成坝，戢戢过窗隙不断。自是山势拉杂，渐密而高，似峡非峡，直走李渡场，山犹未止。李渡较木洞更巨，由河濬上山坳，烟火数千家，庙屋壮阔，涪州首镇也。岸山高秀，白石界苍藓，成直文如梳，山阿立白石片，如方镜，奇观也。下一山，松翠欲滴。顶有寺，不见寺。俗传烧丰都香者从此始。缘石梯塑土神百，未过河者三，云诸神夜朝山，闻鸡鸣而僵，好事者为此，

可笑。俄而楼阁参差，蜂房水涡，则涪州城也。小河出城右，名彭水河，一名龚滩河。檣桅林立，船尾偏斜，梢驾尾面，与诸船异，乍视如乱柴横插，不知何物。城垣布置，与合州似。城后山脉蝉联，土馒头密于星点，中开一窝，种小树作圈，最好佳城。或言标识作禁地，止葬，理或然也。下三十里，抵清溪场，已曛黑。挑灯行街，人户萧瑟，不敌木洞远甚。计行水程二百三十里。江行无他景，广船带舶，连连不绝，伐鼓摇橹。橹用木条二，排舷左右，数人运之，如鱼翅拨水面，力整而行速。岸上牵缆者，蛇行鱼贯，每船约百余夫。执竹刑者殿其后，缓辄鞭之，渝城以上未有也。

二十日，辰刻，自清溪开船。三十里到珍溪，巨镇也。下二十五里，南沱。人家不多，两岸山阜不高，烟雾迷茫，隐现不测。行二十里，有场名马颈子，屋宇数十间，草瓦各半，乱石狰狞排河干，弯环如马颈，因名。场头一山，屏立云际。对岸名立石镇，场小。由马颈下，山多带石，斜趋对抱，不放江流直驶。至白沙沱，石梁刻佛头。舟人有“水淹大佛首，神仙不可走”之谣。十五里，丰都。城二：新城移住山阿，有衙署书院，民房数楹，寥落似无居人，咸丰年大水后新建也；老城平布沙洲，朱甍碧瓦，照耀城郭。中耸重楼如洋行，西门外街甚夥，城后条山远来，直趋江畔，陡削如笔架，下开平阿，老城在焉。临江太逼，较涪、合两州尤低，置新城，预为避涨地也。上游有石塞江腹，下流有山，尖方斜长，如狮象崛起。脉由城后山来，叠落复起，名丰都山。殿宇随山层布，丹碧焜耀，顶层为阎罗天子殿，山半建九蟒御史庙，塑泥蟒缠殿柱，鳞甲欲动。又肖地狱变相，烧、煮、锯、磨、毒刑俱备。茂林围绕，有亭翼然，名二仙亭。凿智井，下通九幽，纸钱飞下，若有摄之者。诸境闻之舟人，未泊舟一览，事虽虚

诞，地势特佳。香火甲川东，由地灵使然。从丰都下，山端平，中一山忽断成坡，名背沙坡。俗传有鬼物负沙上下，妄造也。午正，上风大作，上水船挂帆助风力，我舟收旗让势。由城十五里高家镇，比屋鳞鳞，约千余家，丰都第一市口也。岸多尖山，童童无竹树。去镇三十里，入忠州界。场名撮箕口。立盐店，屋数十间。场后小寨，大如斗，下亘石梁，斜冲江心，名任家渡。任家甫同年故家在焉。梁尽，即羊渡溪，场愈大，飞甍丽日，烟火千家。中界一溪，上面新场，名红和镇，忠州地。下面老场，属石柱厅。场去厅九十里，为忠石分界处。山露白痕，零星如贴纸络。从撮箕口来，右岸尖峰如旗角，左岸见大山摩空走，名望水寺。产茶，直走忠州。岸山遮其足，隐露苍龙脊而已。傍岸开一窝，冯拔贡宅其中。对岸有大树如车盖，为此宅风水，系他人物，予之银不售，每岁挟取冯租钱数千，否则伐其物为常例。冯已输钱数百贯矣。下十余里，起大沙碛，名唐统坝。广千亩，长四五里，植竹树，民屋十余座，耕种其上，大水不能汨。江分派，包一大圈，船由左派出。抵乌羊镇，日西倾，拟下忠州宿。因龙客人起货，渐曛暮见星，开舟不及矣。龙邀饮茶社，笼灯送归。是日午晴满江，坐船尾尽日。晨午餐传送食之，足乐也。计水程行二百三十里。

二十一日，由乌羊镇三十里到忠州。城形尖方，烟户冷落。下岸民屋稠密，树木间杂，晨炊烟起，不甚了了。对岸有山高平，名翠屏山。山半建陆宣公祠，又有白香山祠在城外，二公皆官是州也。由忠州下，山高卑不常，江边多石梁。朝霞璀璨，云中隐约现巨山，破空东走，阗江远立。江左转，是山在右岸，苍莽中，间露髻髻，意与望水寺大山相连，不知在何处渡江。晨无风，舟旗垂垂不动。行三十里，元溪场，街户攒杂。中出一溪，

上面为元溪、石柱界，下面为福星场、忠州界。江边多卖缆房，烟中闻鼓声不绝，乃上水船伐此齐力者。又二十五里，官溪场，室庐寥寥。前所睹巨山，至此又露其脊。下三十里，石宝寨，场排其下。寨奇绝，屹立江介，一石作成，四面壁削。上流望之，如困仓，如花瓶，又如巨蜡烛。上建寺，围粉墙。下起层楼，依岩叠上，通径路，楼尽即寺门。高十余仞，顶圆长，广五亩许。寺外无余地。下流回望，寨形又变，如衙署之照墙，避贼可容百十人，为长江第一奇景。明秦良玉曾驻兵御贼。对岸即西街沱场，人家一路，直上山坳，属石柱界。遥见前之巨山，依右岸蓬蓬直下，如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每一溪空处，即见此山数点，逼江岸渐近，若磁器口之望歌乐山也。日午，上风起，上水船急如箭，碎浪满江。我舟行浪中，冲突曲折，颇吃力。逆风行三十里，武陵场。场跨溪上，甚伟，河街盖草，界黄茅如瓦沟。场后条石林立，杂古冢如牌。对岸有场属石柱界，下交万县界矣。由武陵下，山俱黑黄色，桐木栎林，疏密装点。江石积铁痕，起薄层如云片，缘流齿齿无际。意此间或产铁炭欤？！有小市，名襄渡。下十五里，起高山，如马鞍盘空立。似有异，近之，则万县之复兴场列阿下。舍宇密致，随溪流曲布，船来上流不见也。两岸铺沙，密密渗卵石。高岩多避难洞，大小不一，露方洞如窗。黑石盈坡，见石不见土，石梁间起，粗细交错，缘江甚远。有上水广船，破漏提载，棉絮布满石上。舟客喧阗，船长指挥不定，势甚惶迫。从此峰峦挺拔，山环水曲，直趋万县矣。县列水隈，峰峦拱立如龙象，削岩纤秀，俗传五马归槽，亦善名状。有大溪中出，城列溪右。暮色中，灯光闪烁，台榭参差，想见街民繁富。溪左，街宇栉比，密密遍一山。商船云集，桅樯缘岸，排二里无隙处。喧声潮涌，渠、嘉米船多聚焉。泊舟已夜，挑灯上河街。石梯宽绰，历

数百级达正街。飭刘彩访王峻云家，王乃兰谱友也。时许回报，云：缘溪四里许抵其家，住天德门，伊在省未归。相与回舟。有唱胡琴者来卖曲。郭君与船主小口角。闹毕，探首窗外，徐、干二君舟亦在侧，约明晨同行。自渝城至此，江皆迤北左转，方识嘉、渠二水之南向，为逆流也。水程计行二百余里。

二十二日，卯刻雨，篷背滴沥有声，辰正犹散余丝。推窗审睇，始全睹万县人家。城外新建镇江寺甚丽。城后修小寨，下流屏山关锁，峦头圆秀，立小塔二，作文峰。佳哉县乎！船主二子背父逃，另雇梢工。已刻始开舟，去城五里泊，待二子归。久之，一子来，开头下。过古渡，村落数家，张红纛接官。炮声起，小舢十余只，撑布棚，扬红旗，拖缆者着黄褂。有大船三，逆流上，威重肃穆，必大官也。江数折，山渐雄拔，宿雨初歇，山云走似羊。有市名大水溪，又下有小水溪，不成场，离万县已三十余里矣。粗石梗江岸，峰高入云，似为巫峡作势。由小水溪下，排石成岸，长计十里，名巴阳峡。夹江甚狭，人语辄响答。峡石现怪状：如蜂窝，如卵壳，如卧兽，如油煎饼，不一形。凿水府三官象，磨石镌“佑助灵长”四大字。间有细泉，从梁顶洒落，人执小网如簞，顺流舀鱼，十无一得。梁尽有市，名大江场，场后立寨。自万县来，已一百一十九里矣。下里许，数山高矗，白云断其腰，隐现如海鳌，不知是忠州所望之巨山否？有场布巨山脚，名盘陀场，尾藏涧中，不全见。天未晚，向场对岸泊舟，船主待子故也。草店数间，卖食物，有上水广船同泊。信步邀岩畔，忽开异境：岩垂如洞，雕大佛三，小佛贴岩露影。旁列罗汉尊者，皆前朝物。被水淹，金碧剥落，方鸠工砌石坎，未竣事。庙老迎客，进杯茗，留连时许还舟。船主之子搭别船归，父怒詈，将施撻楚，解慰数语。头微晕，卧榻小憩。水程行一百二十里，较前日

程減半矣。

二十三日，卯刻，同泊之廣船，便開舵上行，喧聲嘈雜，驚夢醒。巳初，我舟開行。上風突起，舟震蕩。被中假臥，半睡半醒。探首窗外，見云陽城，形如半月，烟戶未滿，寂寂無聲。對岸建桓侯祠。碧瓦照江，華甚，刻“靈鐘千古”，字大七八尺。因風大，泊船早餐。計行程六十里，方披衣齧面，岸山綿綴，高起成尖堆，草木疏疏不掩土。過東陽廟灘，大波起，舟下如落雁。又數里，過廟磧子灘，浪汹涌，舟傾側，箱物皆偏倒。兩灘俱設救生船，凶險可知。由廟磧下，十里五灘，水勢如箭離弦，舟行愈駛。岸山疊成峽勢，產炭，少竹樹，多黃茅黑石。過安平場，榕樹三章，表識場首。對岸立烟堆，每十五里皆然，水驛也。岸石作鐵色，黑如大炭，又如龜板文。岸山雖大，逼江不陡，順睹不成峽。回顧之，山湊而密，峰峰皆峽也。咏老杜“青惜峰巒過”詩不置。枳林滿山，葉含霜氣，黃牛白羊，疏疏點坡際，樵路穿雲如線。山頂間有人家，出白雲上，去天不遠，居者應帶仙氣。是日雲氣陰厚，日斜時，雲罅漏光，足助江天畫景。有山絕奇，四無依倚，如鐘覆岸上，可名覆鐘山。峽山漸露脊，玲瓏如雄鷄冠，又如牡丹花瓣，化工之巧如斯。江數折，夔城入望，迷離依稀，如迎遠客。申刻抵岸，賈船云屯，江濱無空隙。旗幟飄揚，各具款識，題奉旨會試者八九。譚學憲回籍船在焉，挂大旗簸風，行色甚壯。中有會試旗，頗熟識，則徐、干二君舟也。依是舟排進。岸平正，穩與城稱。四面亂山攢拱，下流里許即夔門。露尖峰兩角，名赤甲、白鹽，為夔峽最高峰。峰脈聯絡，如龍脊撐空，鋪雪痕與亂雲交雜。訪之友人，始知忠州所望巨山，為夔峽正干，名大旗山，在此渡江，關鎖成峽，盤沱場之巨山，乃分支，非正干也。城下面，平沙萬頃，鋪卵石，名魚腹浦。武侯八陣迹，茫茫不辨。

沙边开盐厂，灶户煎熬，排屋成行。盐水从沙井出，春涨撒灶，水落依然，亦地宝也。暮霭渐深，城不甚了然，拟明晨着意历览。河街立验关公所，有救生牌悬府尊示，语语回春。小饮茶社，回舟已夜。数水程自云阳来一百八十里，加盘陀场六十里，共行里二百四十，比昨日加倍，水流故也。

二十四日，丑刻大雨，风隆隆吼，辰初未止。遣刘彩进城，到王君斗南、潘君庚垣处投名片，皆尊经院同学友也。未几，归，云潘、王二人未在家。着展由依斗门进城，石梯宽平，街衢宣敞，北转到鲍军门门首，书“爵府”二字。笔画雄伟，阊阖大启，粉墙高数仞，遮屋宇，鸱吻参差露墙外，知为巨第。由是街直上，府城隍庙当其冲，入焉。两廊塑甲木神，栩栩欲活。庙侧即县城隍庙，较府庙冷落矣。命刘彩先归，己乃乘兴独遨。穿小巷，值府衙署，书“古云安”匾，门列棨戟，皂役充满。门外引领，见大堂公案，人影憧憧往来焉。意不忘夔峡，便道上女墙眺望，遂至下关止。下关者，城东门也。关吏狠如虬，查负担货，正喧嚷。复转身依城垛行。傍垛建文昌宫，红墙绚彩，右起花厅，极雅致。山光水色，厅中人一览可尽。下城，出开济门，欲寻八阵迹，信步往，觅卵石逐步寻觅，并无行列堆垛。意数千年物，被沙水啮尽。或言：无意中可见。特神其说耳。过小溪，到盐厂游。灶户舛错不成行，各凿池贮盐水，水由沙井灌输，挑桶者络绎不绝，路沾湿无干土。过数武，乃亲见所谓沙井者。井方，阔七八尺，深丈许，樅木作范，汲水人立井底，舀以瓢，灌桶内。染指尝之，有咸味。穿灶户过，恣意到峡口，瞻滟滪、白帝诸胜。依岸行三四里，路旁竖石碣二：一为徐公德政碑，张公鹏翮撰文，字磨灭不可读；一为少陵祠记，不暇读，急寻其祠不得。旁有土神庙，意其旧址也。又有小关庙，半荒颓。上风拂拂起，吹人欲扑。上

水挂帆行，数小舟如叶漂波上，玩水极狎。见峡口如门，狭甚，滟滪石窒其口，高数丈，石形零碎，出波面如美人髻。白帝城列眼前，倚峡起小峰，高及峡之半，有亭庙，围红墙，昭烈、武侯祠也。山腰有小庙，名观音洞。古堞皆倾圯，望之不似城然。又有小河抱城出，名草堂河，狭如溪，上游不之见也。欲登览，以天暮，故留有余不尽，以还造物。还舟，闻税关已三次查船矣。回视熬盐处，灯点最繁，如元宵之火龙，府城不及也。是日午刻立春，名过小年，景象翻新。晨剃头，夜洗足，兼潞面衣。泊乡镇日，故能饱历诸境。夜风作虎声吼，明日如是，则开舟也难，潜心默祷，不知造物能助我舟行否？

二十五日，辰刻风细，船主贩煤上载，已初开船。抖擞精神，安排为峡山作记。由鱼腹浦过白帝城，较昨所睹，景更活。江流忽断，两壁门立，汇一沱。水为峡阻，欲出不得，鼓喷成盘涡。船随旋势，指滟滪石对冲入峡。峡壁屹起，左岸钉铁桩二，对岸凿二石鼻，殆当年阬铁锁者。壁势渐高，矗万仞如堵墙，厖厖欲堕，带黄泥色，纹如古画。绝壁无寸土，生小树，根悬在外。罅中滴流泉，成石乳，如狮头，如笋尖。刻“夔门”，字大如斗。镌“宋乾道七年中兴颂”。磨岩如席，字端语重，为赵公硕书。蔚然墨宝，足以雄镇峡门。下嵌小碑，刻近人诗亦不俗。凿方孔如升，依悬岩作之字形，离离而上。意昔人作云栈取木，俗名孟梁梯，不可信。壁根附小坡，石叠成片，岩穴住人家，卖碑石。笕岩泉入户，不须汲，去来以舟。壁脚插水底，露犁沟如乱麻，似铁扒抓成，或云即神禹疏凿痕，言诡而肖。此峡口景，山势犹未雄也。大风不止，依是坡午餐，遂宿焉。乃知天生奇景，山灵极秘惜，不轻易示人，予亦喜触处勾留，俾奇山水不模糊过也。是夜宿万丈绝壁下，与山猿水鸟同梦。风雨大作，舟震撼，如坐海涛

中。非有大修积者，不能获此奇福，特无奇情者不知耳。由夔府来，水程只五里，徐、干二君同泊。晚有贵州赵海寰过舟访，亦会试者，往答焉，谈时许回舟。

二十六日，风犹暴，不敢开舟。已未，始推篷放棹，入正峡。两岸悬壁，色渐黑，痕如叠浪，又如出磨之豆浆，依江圆转，递历而现。壁尽，起巨山，层叠斜叠，高摩天顶，外向欲扑，石骨铮铮，逼视刺人眼。复见夔州所睹第一峰名赤甲、白盐者，尖穿天外未已。逼江剡削，朝云划断，莫测其巅。腰衔一巨岩，斜插不受范。凶山续起，如蜂窝，历乱不成行。飞泉泻岩顶，冬已涸，存白痕如悬千丈幡。岩石斑驳，由江连山，有叠如木梯片者，如书页成捆者，如褙袱烧灰未化者，如猪脑髓、如瘦牛筋者，如碎瓷器、如破衲绌、如乱麻乱柴皴者，愈转愈奇，佳胜处莫可名状。其峰尖如人立、如笋茁、如殿极、如方凳、如矾头者，不一而足。岸边铁石磊砌，露花纹如鼎篆，斜堆乱卧，似从造化炉销鑄成。绝壁见天生洞，露石人物，惟妙惟肖。岩凹处，辄成深壑，烟霾云翳，似有龙虎出没其间。临江厂穴，多住人家。著土处，俱开种，挂线路如袅游丝，失足坠，直至江底方已。种小黍麦，青黄犹未收，羊群散坡际。讶为野羊，实山家所豢。草树不多，带焦枯气，少土故也。峡中有小庙，不知名。附草屋三数间，错落有古致。舟入峡，如落万丈深沟。江流为岸石束缚，喷薄成漩，发舟旁不测。涨水时，真天堑难渡，不可玩也。时上风犹巨，我舟破浪下。坐船尾频频顾景，奇胜太多，俄顷为变，不能鳞次记录，统写大致如此。未刻，出头峡，长约三十里，俗名红岩峡，就壁色名之；又名风箱峡，以岩罅搁木风箱数十具，故名。统名西陵峡，即古之瞿塘峡也。峡尽有市，名黛溪场。烟户亦密，通施南路。由场下，两岸峰峦，和平温厚，高减峡之半，若故设界